

[特稿]

从汗庭到戍镇

伊犁地区藏传佛教文物考察

王彦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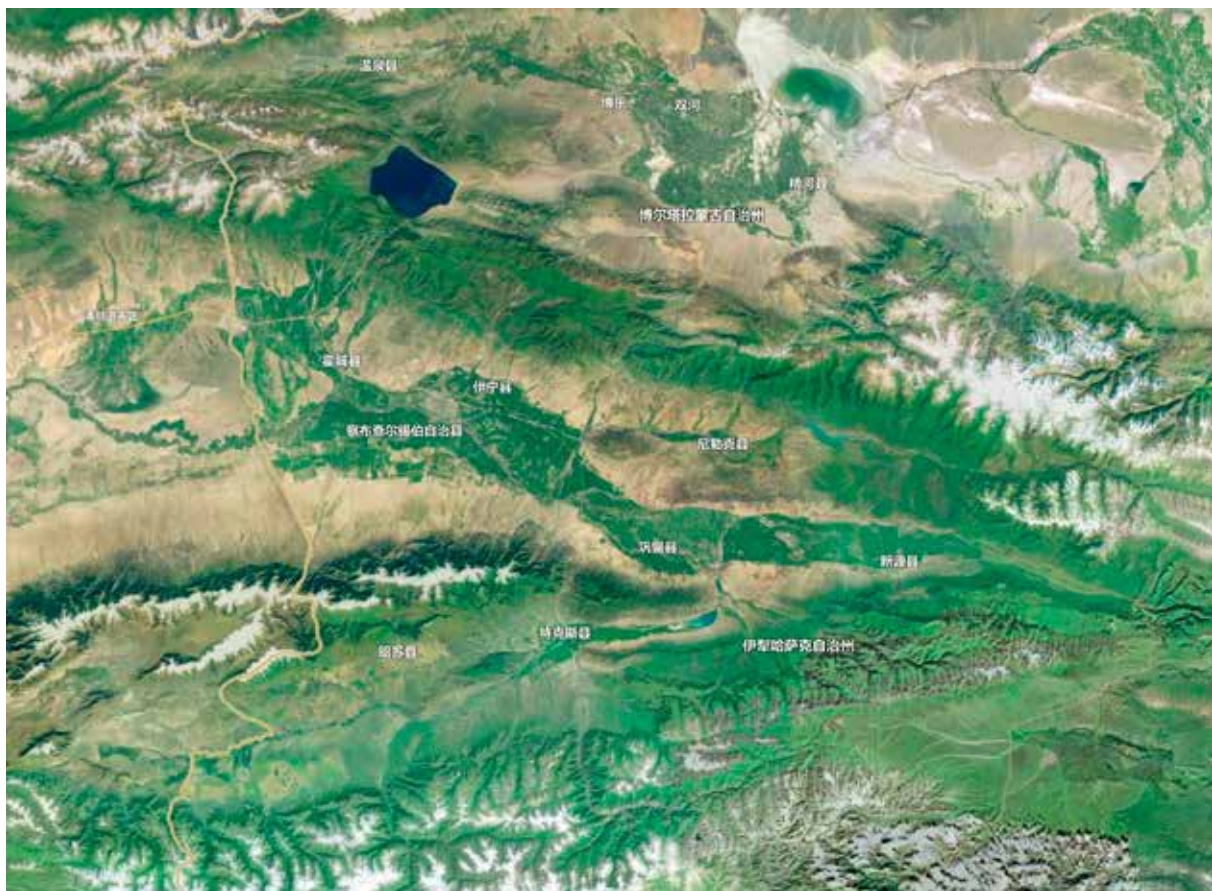
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副研究馆员

伊犁河北旧有庙，曰固尔扎都纲。三层缭垣，周一里许。当噶尔丹策凌时，以五集赛更番居此诵经。每岁首盛夏，准噶尔之众膜拜顶礼者，远近咸集。其俗素奉黄教，往往捐珍宝、施金银，以事庄严，庙之闳瞻遂甲于漠北。阿逆之叛，贼党肆掠焚劫，庙乃毁废。曾用韩愈陆浑山火诗韵以纪其事。及我师再平伊犁，其地并建城堡，而梵宇之仅存煨烬之余者，已不可复整，亦不必为之复整也。因思山庄为秋蒐肆觐之所，旧番新附络绎鳞集。爰规东北冈阜，肖固尔扎之制，营建斯庙，名之曰安远。集梵僧，演步踏，以庆藏事。惟时都尔伯特郡王策凌、乌巴什等，适以朝贺至，与达什达瓦部众之隶居兹土者，欢喜额手，企谓琳宫晃曜，妙相庄严，不啻曩时在固尔扎都纲闻呗赞也。然予之所以为此者，非惟阐扬黄教之谓，益以绥靖荒服，柔怀远人，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云。因系十韵以识缘起如此。

伊犁兵燹后，梵宇为重为。缩地齐近远，归宗何改移？今朝初庆落，戎索永延厘。耸峙辉山麓，来瞻渡水涯。制仍固尔扎，境一毗耶离。唱呗格隆侣（喇嘛中之格隆如僧中之受五戒者），归旗达瓦贻（达什达瓦旧属归旗者居于此，其愿为喇嘛者听之）。维新同致敬，忆旧孰含悲。群讶胡宽市，予怀范燮辞。藉无示败彼，诤有睹成斯。置器廛安处，恢纲靖远陲。^{〔1〕}

乾隆三十年（1765年），年过五旬的乾隆皇帝饱含热情地在热河安远庙写下长文以纪念7年前结束的决定了清王朝命运的一场战争——清准战争。历经康雍乾三代皇帝的不懈努力，清朝中央政府终于一举荡平漠西。数年之后，乾隆皇帝在热河按照固尔札庙的基本样式建设了安远庙，以资纪念。固尔札庙，又称金顶寺，代表着漠西准噶尔部最高的信仰中心，在准噶尔汗国汗位继承战争中惨遭劫掠焚毁，令人想不到的是在10年后，数千里之外的热河，它以另一种方式涅槃重生。笔者基于三次在伊犁地区的田野调查，对伊犁地区现存的17世纪至今的藏传佛教寺院和文物进行了大略梳理。本文不涉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境内的圣佑庙、靖远寺以及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巴伦台黄庙三处新疆藏传佛教文物集中收藏地，主要以伊犁地区的零散文物为文章论述中心。

从立体的中国地形图看，伊犁河谷就像一个口朝西的簸箕，发源于天山南北两翼的喀什河和特克斯河把宽达近四百公里的天山硬生生切出了两条山间谷地，随着流水千百万年的冲刷，两条大河在天山中冲刷出了一片海拔仅有600~2000米的鞍部盆地，这个盆地开口朝西，迎接着来自北大西洋西风带的最后一点潮湿空气，同时也让它们在高峻的天山下慢慢凝结化为降水。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半湿润和半干旱



伊犁河谷地形图

气候、农耕和游牧的分界。伊犁河谷却在中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西部干旱区形成了一块降水充沛的气候飞地，这块水草丰美的土地，孕育了蒙古人建立的最后一个草原强权帝国——准噶尔汗国。

厄鲁特俗尚黄教……后噶尔丹策凌，建佛寺于伊犁河滨。在河北者曰固尔札庙。在河南者曰海努克庙。高刹摩霄，金幡耀日，栋甍宏敞，象设庄严。聚集喇嘛，居此二寺。暮鼓朝螺，梵呗清越。令五鄂拓克轮值供养。喇嘛中之坐床者名西勒图，即掌教都纲也。^[2]

一般认为，准噶尔汗国于1615年左右接受藏传佛教格鲁派（俗称黄教），汗国最早的寺院建筑出现于巴图尔珲台吉（哈喇忽刺长子，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的杰出领袖）时期，在和布克赛尔（新疆

维吾尔自治区塔城地区）数百里范围之内，分别兴修四座砖石土木筑成的寺院城。当时，卫拉特四部之一的和硕特部阿巴赖台吉也在额尔齐斯河西面修建了名为“阿巴赖希特”的寺院，1657年卫拉特高僧咱雅班第达率千余僧众为该寺举行开光仪式。而准噶尔汗国首位受达赖喇嘛册封“博硕克图汗”汗号的噶尔丹，早年即赴西藏学习佛法，颇受五世达赖喇嘛器重，曾被授予呼图克图的尊号。在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在位时，有阿克巴（即塔尔尼）、拉玛里木、夏布丹（即杜尔巴）、杜桑林（即闻思洲）、伊克胡拉木（即大祈祷法会）五集赛（蒙古语班组、轮值、值勤、当番之意）。噶尔丹策凌时期又增加了温都逊（密宗）、善披领（显宗）、桑推、品陈四个集赛，前后九个集赛供养喇嘛。这些集赛的牧民被称为“沙

毕纳尔”（庙丁），是上层喇嘛僧人的门徒或庙丁，也是寺庙的牧奴。在准噶尔汗国统治阶层的大力提倡扶植下，藏传佛教格鲁派成为维系准噶尔政权巩固发展的精神支柱，固尔札庙也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修建于伊犁地区，成为当时伊犁地区藏传佛教寺院的典范。^{〔3〕}

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五月，噶尔丹领兵三万出科布多，正式拉开了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凌三代准噶尔首领与康熙皇帝延宕七十年（康熙二十七年至乾隆二十三年，1688年~1758年）的清准长期战争。

清王朝藉由中原地区丰富的财力和人力供给，在长期消耗战争中逐渐占据了对准噶尔战争主动权。乾隆二十年（1755年）五月中旬，清军在定北将军班第率领下攻入伊犁，达瓦齐退踞格登山后败逃乌什被擒，准噶尔初步平定。后虽有阿睦尔撒纳的反复，但乾隆二十一年、二十二年两次被清军击退，至此准噶尔汗国彻底为清帝国击败，人口和社会经济均承受了巨大损失。据昭梿的《啸亭杂录》记载：“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4〕}

在战争之后，乾隆皇帝对准噶尔汗国的藏传佛教文物收藏兴味颇浓，以至于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专下一旨给在前线的阿桂让其留意固尔札庙文物：

着寄信询问阿桂，今伊犁驻防数万兵丁，商人亦辐辏贸易，彼处平日所需用银，抑或用钱，若系用钱，则用何方钱币？再，据闻伊犁之固尔札庙瓦块，原均系镀金铜制。准噶尔叛乱后，寺庙被毁。回子、厄鲁特等将寺庙瓦块抬走刮走镀金，想此等人，惟刮走镀金，何以连铜一并抬走。此铜现在是否仍在？若果真在，置于何处，有几多？着阿桂查明乘便奏闻。钦此。^{〔5〕}

对于准噶尔汗国收藏的来自卫藏的宗教圣物乾隆皇帝更是兴趣有加：

从前在藏供奉于佛之一佛钵，为甚旧之物，众皆知也。由准噶尔人掠去，思之供奉于佛前。着班第务必将此佛钵仔细查出，妥善送来。钦此。^{〔6〕}

在伊犁前线的班第第一时间落实了乾隆皇帝的指示：

臣等即向照管此处佛房之果尼尔（笔者注：僧官名，一般指掌管寺院宗教器具者）喇嘛查询，据告称，从前由西藏带来佛钵及宗喀巴饮茶之瓷碗，均称乃有大赐福者，而自策妄阿拉布坦时期至今，极为尊崇，供奉于佛房……是以，臣等将此佛钵、方印及宗喀巴所用瓷碗，一并取来，均包裹牢固装封，委派空翎超均柱驰驿贵捧送往。俟抵达之后，烦请军机大臣等接取，恭呈御览。等因咨行外。^{〔7〕}

这件具有宗教圣物性质的瓷碗还曾短暂被送到北京供乾隆皇帝观赏，后出于在阿睦尔撒纳叛乱后稳定伊犁宗教势力的需要而赏回，后又在战乱中遗失。乾隆皇帝对此曾下专旨给兆惠令其详查去处：

再，先前命送回之伊等准噶尔人供奉之佛钵及宗喀巴所用瓷碗，现在何处？由何人收藏之处？着查明俘获人等，务必查出送来。钦此。^{〔8〕}

次月，兆惠复旨此碗佚失：

窃据将军兆惠等处咨文内开，我等接奉上谕内曰：先前命送回之伊等准噶尔人供奉之佛钵及宗喀巴所用瓷碗，现在何处？由何人收藏之处？着将俘获人等讯明，务必查出送来。钦此。钦遵。由我等处详加查询喇嘛厄鲁特及官兵，然并无目见该碗之人。查讯解送巴里坤之喇嘛厄鲁特等，有则遵旨送往京城。等因咨行前来。是以，奴才等逐一详加查讯将军等处，解送厄

鲁特等，据厄鲁特恭布等告称，此项碗喇嘛应有，我等没有，我等亦无目见之处。等语。又逐一详加查讯喇嘛，据喇嘛锡喇布达尔扎等告称，此等物件均属在大喇嘛身边者，我等均系各鄂托克五济赛之闲散喇嘛，将此碗并无目见之处。等语。为此谨具奏闻。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十七日奉朱批：知道了。钦此。^{〔9〕}

由此可见，固尔札庙是伊犁河谷 18 世纪最重要的藏传佛教寺院，其在准噶尔汗国地位超然，虽经历多次战争，但因其规模庞大、收藏丰富，及至今日，仍有零星文物遗存。

伊犁当地学者纳森巴雅尔先生依据新疆满文档案对固尔札庙的陈设进行了简要的梳理：“固尔札庙有一对石狮，寺院内有供奉绿度母



固尔札庙（金顶寺）遗址今貌
王彦嘉 摄



固尔札庙（金顶寺）原址周围
王彦嘉 摄

(观世音菩萨)的主殿房，该殿墙壁绘有噶尔丹策凌和他夫人以及众喇嘛、宰桑的画像，还有供奉雅曼达嘎佛(大威德金刚)、乌斯尼哈巴扎雅佛(尊胜佛母)的两座佛殿，殿房佛像前供有经西藏抢掠来的佛钵及宗喀巴所用钉有八朵银花的白瓷碗等黄教圣物。”^[10]

固尔札庙的毁灭应在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阿睦尔撒纳对伊犁喇嘛的一次抢劫中：“固勒札，旧对音为固尔札。在伊犁郭勒北二十里，旧有佛庙。噶尔丹策凌建两庙，喇嘛坐床者四，令五鄂托克轮值供养之。阿穆尔撒纳叛，诸喇嘛附和为逆，旋为阿穆尔撒纳所掠，乃各散去，庙毁于火。”^[11]

同时，纳森巴雅尔先生根据四件满文档案的记载认为固尔札庙毁于火是在1756年3月18日至7月21日之间发生的，对寺庙器物 and 镀金铜瓦的掠夺，时间上要比供奉绿度母的大殿遭火焚毁早些。^[12]

从现存准噶尔汗国藏传佛教文物的来源看，应主要为三类：

一、1716年策妄阿拉布坦遣大策凌敦多布由疆藏西部急行军奇袭拉藏汗成功，洗劫前后藏诸寺所得，如前文中提及的宗喀巴亲用瓷碗。清人俞正燮曾记载：“策妄阿拉布坦于(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十月，遣台吉大策楞敦多布，领绰罗斯特六千人，徒步绕戈壁，以昼伏夜行，五十六年七月至藏，至则杀拉藏汗，尽并其众，入布达拉庙，搜喇嘛重器送伊犁……”^[13]

二、因准噶尔统治者与清帝关系长期多有反复，一些内地制造(主要是北京和内札萨克蒙古)的经像法器在和平时期可能作为外交礼物进入伊犁。(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铜鎏金金刚萨埵)

三、准噶尔汗国当地僧俗自行制作之经像法器。(如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无量寿佛擦擦)

在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七月二十六日的



18世纪 铜鎏金金刚萨埵

伊犁州昭苏县出土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
王彦嘉 摄



18世纪 无量寿佛擦擦

伊宁金顶寺遗址出土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
王彦嘉 摄



马坎汉 (C.G.Mannerheim)
拍摄的银顶寺废墟
1907年5月
芬兰国家遗产署收藏
(图土图 VKK269:487)

银顶寺遗址今貌
王彦嘉 摄



《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奏将伊犁所获佛像玉石由驿站送往京城折》中，安泰提到在固尔札庙废墟中有甚多擦擦佛像，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无量寿佛擦擦可能即其遗存：

奴才安泰谨奏：为奏闻事。……查得，奴才于四月十五日到达伊犁河，河水大而凶险不可洄渡……并于此间前往固尔札庙，看得地面横竖所弃佛像经卷颇多。为此，奴才于心甚为不安，便带人将擦擦佛像、毁坏残缺不全之黄铜及泥塑佛像，均予以拾取放于墙洞内，又将四处丢弃之经卷亦是均予拾取，堆积看得似有四五间房，均系不成套章之经卷。因索伦兵内名额林沁之旧厄鲁特通晓经典，便令之驱魔诵经，奴才看视之下清洁焚烧。^[14]

此件文物也是笔者在伊犁发现的唯一可明确为固尔札庙的可移动文物，从其形态上看，确实也非常符合18世纪蒙古地区造像的艺术传



银顶寺遗址上散落的黄色琉璃瓦 王彦嘉 摄

统，且原有多重染色，在18世纪擦擦作品中堪称工艺精美之佳作。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藏铜鎏金金刚萨埵像，馆方认为是明代作品，但根据其工艺特征，可以基本明确为康熙至乾隆初期的北京宫廷风格作品。这件可能来自北京宫廷的作品如何来到三千多公里外的伊犁，又是如何流散到昭苏草原的黄土之中，颇耐人寻味。根据笔者2024年10月对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博物馆安英新先生的访谈可知，这件文物曾涉及一起刑事案



外伊犁河谷（今哈萨克斯坦境内）

王彦嘉 摄

件，昭苏当地警方破案后将文物交至州博物馆保存，这也是现在伊犁地区发现的唯一一件具有明确清代中前期宫廷风格的铜鎏金佛造像。

与金顶寺（固尔札庙）威名共重一时的银顶寺（海努克庙）在笔者探访时更是已几无痕迹，仅在草丛中见黄琉璃瓦。

1881年，随着《中俄改订伊犁条约》的签订，中国失去了伊犁河西段河谷地区，这也导致在今属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伊犁河两岸广泛分布有准噶尔汗国时期的藏传佛教题材岩刻，如阿拉木图州的 Tamgaly-Tas 摩崖石刻。

“梵宇之仅存煨烬之余者，已不可复整，亦不必为之复整也。”乾隆皇帝在《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中讲述了他未在伊犁重建固尔札庙的原因。乾隆皇帝用内迁重建的方式宣示着漠西蒙古信仰中心的转移，同时也昭示着多民族国家的重归一统。自17世纪初藏传佛教在准噶尔汗国生根发展的数百年来，伊犁河水静静流淌，河南北两岸的梵呗绵颂不绝。根据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考古研究所的 И.В.Ерофеева



Tamgaly-Tas 摩崖石刻之一 王彦嘉 摄

研究员对 И.Г.列纳特 (И.Г.Ренат) 绘制于18世纪中叶的准噶尔地图的研究成果，准噶尔汗国境内一共有65个宗教祭祀点。其中40个位于今哈萨克斯坦境内，7个在吉尔吉斯斯坦，18个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15]

伊犁河谷距离卫藏、北京各有数千里之遥，当战争的硝烟散尽，唯有这些或埋没于田野、或鑿凿于岩壁上的佛、菩萨诉说着无声的历史，也吸引着我们今日的目光。🔴



Tamgaly-Tas 摩崖石刻之二
王彦嘉 摄



Tamgaly-Tas 摩崖石刻之三
王彦嘉 摄



Tamgaly-Tas 摩崖石刻之四
王彦嘉 摄

注释

- (1) [清] 弘历《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碑文，乾隆乙酉仲秋月朔日御笔。
- (2)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三十九。
- (3) 纳森巴雅尔《准噶尔汗国时期藏传佛教固尔札庙刍议》，《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2期。
- (4) [清] 昭桂《啸亭杂录》卷三。
- (5) 《寄谕伊犁将军阿桂等著查明伊犁固尔札庙镀金铜瓦目下之情》，乾隆三十二年闰七月十四日，档号03-132-2-007。转引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满文寄信档译编》，岳麓书社，2011年。
- (6) 《定北将军班第等奏遵旨查询策妄阿拉布坦所用印信及宗喀巴所用瓷碗折（附片一件）》，乾隆二十年八月初八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448～006。
- (7) 同注6。
- (8) 《定边将军兆惠等查奏厄鲁特席勒喇嘛均已死亡并行文巴里坤如有喇嘛即送京城折》，乾隆二十三年五月十五日，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1696～011。
- (9) 《巴里坤办事大臣阿里衮查奏准噶尔人供奉宗喀巴所用瓷碗下落片》，乾隆二十三年六月初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30册，广西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11～212页。
- (10) 纳森巴雅尔《准噶尔汗国时期藏传佛教固尔札庙刍议》，《西部蒙古论坛》2018年第2期。
- (11) 《钦定皇舆西域图志》卷二十。
- (12) 纳森巴雅尔《准噶尔汗国时期藏传佛教固尔札庙刍议》
- (13) [清] 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八。
- (14) 安泰《乌鲁木齐办事大臣安泰奏将伊犁所获佛像玉石由驿站送往京城折》（乾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六日），《清代新疆满文档案汇编》第46册，广西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27～329页。
- (15) [哈] И.В.Ерофеева、范丽君《哈萨克斯坦17世纪中叶到18世纪上半叶藏传佛教古迹研究及新发现》，沈卫荣主编《西域历史语言研究集刊（第4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